

【所谓潮流】

## 不妨一起『葛优躺』

□ 韩浩月



相。成功学以及心灵鸡汤，恰恰对生活真相形成了掩盖。

90后乃至00后网民开始主导互联网语境以及网络消费之后，上几代人的传统价值观已经在互联网上没有了市场。年轻网民从来不在乎别人的眼光，甚至不屑于与非同一群体的人交流。正是这些数量庞大的年轻人在改写着网络流行文化，甚至开始反过来去影响老网民们。

而成熟的网民群体，一直是被社交网络当成意见场来看待的，但当众多公众事件消耗了他们太多的耐心之后，许多网民开始不再关注社会热点，把视线转向了生活层面。如何在浮躁、焦虑的网上、网下寻找到合适的生存状态，成为他们新的追求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“葛优躺”经过发酵传播，成功进入网民的精神世界，被网民当成了对抗压力的利器。

说白了，网民既喜欢葛优，又喜欢躺，同时更喜欢“葛优躺”背后的那份悠然、自在、无所顾忌，对应现实生活，能拥有这种状态哪怕只是心态的人，实在太少，所以大家才愿意通过“葛优躺”来表达内心的愿望——少一点压力，少一些被裹挟，多一点自我空间，多一些生活情趣。

在成功学甚嚣尘上的时候，有一句网络语“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趴着”，这句流行语其实和“葛优躺”的内在含义是大致相同的。“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趴着”从表面的语义看是消极的、灰色的、绝望的，但内在却藏着一种专属于中国人的智慧，在古时中国人的生存逻辑中，有着“哪饿哪吃饭，哪黑哪睡觉”的传统，这通常会被解读为随遇而安，但从积极的角度看，这又何尝不是国民性格中乐观成分的体现？

在艰难的环境里笑出声来，这曾经是我们的国民性格中非常坚韧的部分，如今却开始变得稀薄而脆弱，这和竞争压力有关，也和人们不断提高自己对生活的期望值有关。生活条件越来越好，人们的满足度却没能提高，反而欲望变得更多更复杂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多一点“葛优躺”是好事，如果它能够舒缓一下神经，或者让人停顿一下，去思考它内在的含义，没准能得到更多。

生活不容易，精神太多压力，不如我们一起“葛优躺”吧。

【文化论坛】

## 儒学不必 非得跟一级学科较劲

□ 魏新丽

前段时间，多名学者联合发表《关于设置和建设儒学学科的倡议》，提出在中国高等院校设立儒学一级学科的畅想。这个提法似曾相识，几年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要将国学设立为一级学科，但因为国学门类众多、体系庞大，甚至国学自身的定义都不明确，这个提议最后不了了之。现在儒学又被搬了出来，它有较为完整的体系和明确的定位，想要挤进一级学科似乎更有说服力。

儒学和国学之所以非得跟一级学科较劲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想为自身的学术研究争夺资源。根据教育部颁布的《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》，我国共有13个学科门类，在此之下再设定一、二级学科等级。只有在学科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，研究人员才能顺利申报课题、申请经费，学科也才能设置硕博点等等。而由于儒学一直“不在编”，国内儒学研究院虽多，但地位尴尬。

但是，这个一级学科的“户口”和“名分”，与儒学却有过并不愉快的纠葛。中国当前高校的学科体系源自西方的学科分类体系。清末民初随着西学东渐，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冲击。教育制度变革过程中，新式学堂逐渐建立。1912年1月19日，教育总长蔡元培颁发《普通教育暂行办法》，规定：“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。”1917年蔡元培入主北大之后，更是一手建立起大学的文理分科制度。这个体系中，并未给儒学留有空位。随着上世纪20年代胡适等人发起整理国故运动，国学的概念被提出，但这并不是复古，相反，通过归纳梳理，将国学的体系打碎，然后将不同的知识分配到西式的学科中，传统的国学分解成现代的哲学、文学、经济学等等。

很多儒学研究者抨击过现行的学科体系。2014年，舒大刚曾发文《把儒学从学科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》，想要拯救“被割裂到各分科之学中的支离偏颇的知识化儒学”，但令人奇怪的是，有的人一边嫌弃现有的学科制度，另一方面又寻求在当今教育和科研体制中的名分。他们寄希望于相关学科体制改革，但是这个改革却是要赋予“儒学”或“经学”独立的一级学科地位。这种所谓的体制改革只有增删，并未触动分科体系的根本。

在中国传统社会中，儒家学说从来不是独立的，它依附于制度，“三纲五常”是它的一个基本规范。因此，儒学与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性质并不相同。它注重学术和道德的统一，要求知行合一。余英时曾说过，“没有社会实践的儒学似乎是难以想象的。”仔细观察儒学研究者的倡议，会发现他们很看重儒学的社会功能和教化作用。在《倡议》中提到，要培养合格公民、塑造君子人格，全面改善和提升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。舒大刚也认为，因为社会道德失范、人心不古，所以需要重新发挥儒学的教化功能，发挥其应有的致君尧舜、淑世济人的社会功能。他由此认为现在并不缺少书斋中的精深学问，而是缺少社会服务和民间日用。

如果将儒学列为一级学科，会发现存在两个问题。一是它与现代大学的学术追求并不契合。蔡元培曾说过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。大学的道德教育自然要抓，但与学术并不可混为一谈。现有的学科中，并没有如此注重社会教化的学科。二是现有的学术体制也无法给予其合理的发展空间。最基本的是，如何进行学术考核？“合格公民”和“君子人格”有何量化标准？又如何评价？写论文肯定是不可行的，这必将给现有的学术考核评价体系出一个大难题。再有就是学生的就业出路问题。古代熟读经典的知识分子，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，但是现代社会，儒学专业的毕业生该何去何从？用人单位招人恐怕并不会只招合格公民，还需要其他的专业技巧。

【荧屏观潮】

## 电视剧为何 总妖魔化『大妈』们

□ 刘贞

没有故事可以咀嚼，完全没有亮点可以缅怀。

没有一个国家的编剧像我们这样势利、武断和蛮横，美就只有18岁到25岁，25岁以后的女人都面目可憎。朱丽叶为什么美？因为她14岁。女主角为什么美？因为她就不能老。没见过像中国的电视剧这么妖魔化老、埋汰老、践踏老的。世事峻急，人人都怕老。这种焦虑弥漫在屏幕上，所以我们只能看到女主角一出场就在骂下属、骂前夫，不是跟客户争执，就是跟婆婆斗嘴，永远不能好整以暇，永远不能以逸待劳，永远是密集的台词、纠结的表情、蹙起的眉头和尖俏的下巴，永远忧愤攻心，永远枕戈待旦。留给年轻女演员的路也不多，你不喜欢演这种内忧外患、情绪随时失控的焦灼女白领，那你就只有圆睁双目、梳个齐刘海，演脑子暂时失联的傻白甜。白雪公主需要老妖婆，灰姑娘需要后妈，樊梨花需要一堆敌人。女主角们的生活里必须有的就是上了年纪的姑妈、婆婆、妈妈、奶奶、邻居二姨、隔壁王婶儿。

你就更别指望编剧能贡献一个合理的中老年妇女形象了。我就没看过一个可爱的、美丽的、神经正常、行为合理的婆婆或妈妈，除了好多年前的贫嘴张大民他妈。女人上了年纪，几乎就掉入了沥青锅，各种浑浊、各种混账，灵魂里各种洗刷不掉的黑，各种落伍的阶级论，各种诡谲的厚黑学，各种蓬勃的被害意识。不是被岁月折磨得灰头土

脸，衰败、孤寒、迟滞，就是让审美祸害得不伦不类，艳俗、聒噪、敲锣打鼓的热闹劲儿，再不就是一生积极投入斗争的漩涡，跟领导斗完了跟单位小妖精斗，跟小妖精斗完了跟自己老公心头的红玫瑰斗，老了老了跟自己家的儿媳妇斗，跟儿媳妇背后的那个老刁婆斗，斗争间隙工作一下。好像她们的一生是这么单调，好像年纪的增长只加剧了无趣和无稽，好像她们没有自己的追求，没有自己的趣味，没有自己的梦想，从来不曾在生活中、在职场上、在爱情里、在家庭事务里焕发过光彩。

对美的偏狭理解孤立了美，也丑化了年龄感，对美的势利论证篡夺了美也逼仄了成长这件事。我们在电视上看不到优雅雍容的女主角，也看不到美好平和的主角她妈，我们面对的只有紧绷的生活、乏味的成熟、恐怖的衰老和变态的趋势。关掉电视，我们也只能看到越来越不靠谱的老年人，越来越让人灰心的大妈们，艺术、生活交相辉映，老，变成了一件可怕、可窘、可叹又可哀的事。

假如屏幕上少渲染一点老态的不堪，也许社会上就会少释放一点对年长者的排拒和挤压，也许我们走向衰老的路就不会那么扭捏而尴尬。

美是参差多态。大概因为我老了，所以我越来越笃信这一点。年轻是可倚恃的，但不只有跋扈这一种形态。期待屏幕上能出现一个令人信服的美丽的中年人、美丽的老年人。

“葛优躺”在这个夏天莫名其妙地火了。低调的葛大爷已经许久没有新闻，恐怕连他自己都不曾想到，会以这样的方式被刷屏。

“葛优躺”的历史渊源，要追溯到23年前，那个时候有一部名叫《我爱我家》的室内情景剧特别火，葛优在里面饰演一个重要角色，其中有一集，葛优疲惫不堪、生无可恋地躺在沙发上。23年后，这个画面被重新发掘了出来，并且被网友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寓意。

“葛优躺”不是一下子爆红的，也有着一个情绪积累的过程，在此前几个月，就有这幅图片在零星流传，如同其他的网络流行语一样，当它不断被推送、不断被注释，“躺”已经不是一种身体姿态，而是一种精神姿态。当漫威英雄们被拉来与葛优一起陪躺的时候，“葛优躺”终于势不可挡地火了。

回顾这几年的网络流行文化，成功学已经被成功击退，机场书店的成功学书籍以及成功学大师们唾液四溅的演讲视频产品，已经少有人问津，网民对于“成功”的定义，已经有了自己的认知，不会再过度地被成功学绑架，把自己的心境搞得一团糟。

所谓的心灵鸡汤，在社交媒体上也屡被围剿，观点重复、思想苍白的心灵鸡汤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甚至无法给人带来心理安慰。网民登录网络，希望通过与人的交流以及获得更多的信息，从而看到生活的真

我看日本电视剧的时候，常常会被编剧的老实感动，女主角就住在小小的房间里，桌子上摆着百元店买来的塑料置物盒，吃着711的便当，看到寿司和牛排会流泪。每天认真地骑单车或搭地铁去小小的公司上班，邻座是穿着青山洋服的青年。她们的妈妈都是系着围裙、笑容优美的中年女子，或卷发，或盘髻，站在整洁的公寓门口，挥手说“今天也要加油哦”。参加婚礼和葬礼、年会和酒会的时候，妈妈们大都妆容得体、语气温柔，头上没有羽毛，身上也没有亮片，简而言之，都很美，不夸张，但令人愉悦。编剧并没有夸大年轻的优势，没有鄙夷年长者的风度，尽管日本是一个那么迷恋青春的国度。

40岁的檀丽、天海佑希，50岁的小泉今日子、黑木瞳，60岁的大地真央，70岁的吉永小百合，仍然以美好的风貌出现在电视剧里，她们是医生，是律师，是政客，是警探，是董事长，她们在岗位上仍然散发着魅力，拥有属于那个年龄的美丽和尊严，在生活的各个领域，被尊重、被肯定、被赞美、被呵护。年龄感并没有碾压她们的理智和优雅，年龄感也没有褫夺她们的骄傲和美貌，在众多年轻花旦环伺中，她们依然璀璨夺目。粉丝们仍然会买有着小泉广告的啤酒，看到画报上的大地真央，会哇哇地发出惊叹。健康的社会，美是没有年龄感的。美这个词本来可以用在任何年纪的人身上。